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 第一四三回 惡閻王誑請相面 施賢臣巧用說詞

話說施公訪著了凶徒的住處名姓，又得了桿兒上石八這些人的底細，恨之已極，一定拿住治罪；再將太后宮與千歲宮的兩名首領，一齊參倒，才稱心願。思念之間，肚內饑餓，只得喝碗茶，吃了兩個點心，會了錢才要起身行走。忽見從鋪外闖進人來，走至老爺跟前，把眼上下先打量了一番，上去用手拉住叫聲：「先生，想必你會相面。」賢臣隨口答應說：「略曉一二。」那人說：「走罷！先生跟我到我們家裡，給我們爺相相面。」賢臣說：「令恩主是那位老爺？」那人說：「要問我們上頭，是獨虎營羅四老爺。」賢臣聽了，不由打了一個冷戰，心內暗說：不好，施某眼下有禍。無奈勉強支吾，口尊：「眾位，如要相面，請到這裡來罷。天色晚了，愚下還有事，二則要趕路程。」只見又有一人插嘴聲叫：「先生，你怎麼這樣不懂？你叫我們老爺往這裡來罷！好不懂事咧。我們下一請字，你倒這麼不識抬舉，拿糖擺式的。伴兒們過去揪住他，看他走不走。」又有幾個做好做歹的，一齊說話。賢臣是個居官之人，豈不懂這混話？奈何役不在面前，難以違拗，少不得走一場。無奈叫聲：「眾位爺們，請先行，愚下走就是了。」言罷，賢臣在後，眾奴在前，一齊走出酒鋪，竟奔獨虎營而來。

不多時來到惡霸門首，進了大門，見門底下奴僕無數。眾惡奴內有一人叫聲：「哥兒們，誰去回爺一聲。」去不多時，就出來說：「爺吩咐，叫你們把相面的帶進來呢！」七口兒答應，至大門以下，高聲說：「爺吩咐咧！叫把算命的帶進去呢！」

眾奴答應著，拉著賢臣就往裡走。七口兒望著賢臣說：「老伙計，頭前你說我們宅是有風水，這一會你可進去細細的端詳端詳。」老爺也不理他，跟定惡奴往前走。忠良暗自思想：事情業經訪真了，只怕眼下禍患不小。猛見有一惡奴走出來，叫聲：「老七呀，先把相面的帶過來站住。等羅太爺發放了二皮臉，再帶上他去。」這一個聞說，把大人帶到一穿廊底下站住。

大人從人背後閃目留神，往裡觀看，但見廳內迎面上坐著二人，就是頭裡騎驢子的那個人。兩旁站立惡奴不塵。只聽惡閻王羅似虎手指著那人，罵聲：「忘八羔子，你是什麼東西？竟敢見了我與你八太爺，還敢滿口的胡言毛嚼的講闊。我的人說說你，你還敢不依，要打架，你反了咧！你也背地裡打聽打聽，漫說是五里三村的莊民，就是那些府縣的當差、書吏人等，他見了我們，那一個不是垂手侍立的站著？那象你這撒野的囚徒，不懂眼。」又見顯道神石八望著羅似虎，叫聲：「老兄弟，你也特煩咧！哪有那麼大粗的工夫合他勞神。不用問他咧，他的眼眶子也甚高，瞧不起你我，縱然把他打一頓，他也未必怕。不如拿石灰，把他狗人的眼睛揉瞎，就算完了。兄弟你沒我爽快，但有撞了我的，不是把他滑子骨擰斷，就是把他眼揉瞎。」羅似虎聽了，吩咐把石灰拿來。任憑二皮臉怎麼哭嚷哀求，眾奴不肯容情，按住他，登時把眼睛揉瞎，抬出去了不表。

且說廳外賢臣只恨得暗罵道：「我把你兩個奴才！這是怎樣個王法，如此可惡。即便衝撞了州、縣官的馬頭，也不至如此治罪。罷了，罷了！我施某依仗主子的洪福，出了賊宅，合你兩個算賬。」

老爺正恨，又聽上面的石八說：「老兄弟，我走咧！」說罷起身。羅似虎把石八送出門，回到廳房坐下，吩咐：「快把那相面的叫上來。」惡奴答應，跑出來一點首，衝著賢臣說：「大爺叫你呢。」老爺忍著氣，一邊走，一邊偷眼觀看。但見廳內陳設何等齊整，也難為他內監哥哥，怎麼掙來的有這分家私，可恨惡人不會享福。且說上坐的惡閻王羅似虎，一見相面的進來，留神閃目觀看，只見他穿戴打扮難看，再配著其貌不揚的資格，惡人看了，不由的好笑。——他哪知賢臣的貴處。

賢臣在一旁，手拿著一塊白布，一尺多寬，二尺多長，上寫著「學看相」三個大字。又寫著「全不識山人」五個小字。兩旁又寫了兩行小字，一邊是：殘眼能觀善惡分貴賤；一邊是歪嘴直言禍福辨忠奸。惡人看罷這兩句話，不由得心中嚇了一跳，暗道：「好個施不全，他竟特意的來有心訪我，立刻追他的命。」

不知是真是假，暫且留下狗官性命，問他的來意如何？但有一句話，必須如此這般。」惡人想罷，眼望著手下的家人叫道：「小子們不用拉他咧，叫他慢慢走，想必是他腿上有瘡，不得動轉。」賢臣聞聽，暗說：這樣慢待斯文？爽利是一點兒一點兒的蹭罷！一邊裡蹭著，一邊心中暗歎說：「罷了，罷了！我施某現作朝廷的欽差，怎麼倒給一個白丁行禮呢？要不依著他們，現今又在賊宅，就如龍潭虎穴。惡人一惱，我施某就是眼下不測之禍，就講不得失官體咧。」一拐一點的走到惡棍眼前說：「財主爺，藝士這裡有禮。」言罷，只得哈了腰，作了個半截揖。惡人一見，不由得大笑，口說：「啊啊啊！好說好說。」

眾惡奴才要狠，督著下跪。惡人把手一擺說：「你們拿個座兒來，叫他坐下，好給我相面。」惡奴答應，取了個凳子來放下。賢臣坐下。

惡棍叨著煙袋，手把鵝鶩，叫聲：「麻子，都姓什麼？哪裡人氏？怎到我們這裡相面來了？」賢臣聞說，暗道：「好哇，施某做官，越發體面咧！又有人叫起麻子來了。我只得忍在肚裡。」回答說：「財主爺在上，貴耳請聽：學生姓任，賤字方也，祖居福建，現住北京地安門內，鑼鼓巷。自小攻書數載，僥倖身列龔門。因為今歲鄉試未中，心中一氣，離家要到山東訪友，偏偏撲了個空，故此流落貴處。盤費短少，因我幼習堪輿相法，不過賺取路費，好登路程。」惡棍聞聽，點頭微笑，說道：「麻子，你方才說什麼？那塊布，又寫著是什麼幌子？『全不識』幾個字，你別是倒過來念罷，你是施不全罷！」賢臣聞聽，打了個冷戰，口尊：「財主爺，要問『全不識山人』五個字，乃是愚下自撰的草號。因為招牌上那兩句話，口氣過大，恐怕久闖江湖的那些老先生瞧見了惱我，故此寫著學看相的『山人全不識』。識者，認也。方才尊駕說什麼施不全，我不懂得這是什麼話？」惡棍口內冷笑說：「你自然不懂得。你不懂得我可懂得呢。咱也別管是『施不全』，是『全不識』，你先相相我後來還有造化沒有呢？」賢臣聞聽，故意站起身來說：「尊駕把冠往上升升。」惡棍依言，把帽子往上一托。老爺又端相了一會說：「尊駕今年貴庚？」惡棍說：「我今年二四歲。」賢臣說：「財主爺這副尊容，好比浮雲遮住太陽光；休怪直言。看貴相四歲至四歲，這年講不起豐盛，連衣食也不足，其相應饑寒。怎麼說呢？相書上說的好：眉低散亂妨少年，奔了吃來又奔穿。難得尊駕這一雙眼，乃是將相之眼。四至二四，正走眼運，好比：一輪日照浮雲散，萬里光華耀滿川。愚下直言，並不是奉承。尊駕自二四歲往後，有五十年旺運，不但大富大貴，只怕後來還有個一字並肩王的造化。多虧一個似陰非陰、似陽非陽的貴人扶助，子宮遲立，壽有八旬。此愚下直言，財主爺休怪。」

看官，老爺一派謊言，不過是為自己身在危地，方才又被惡棍看破了招牌上的語言，知道是施不全前來私訪，故此打算奉承他幾句，叫他放自己好出虎穴，發兵來拿他，哪知竟被老爺謊著了。老爺說他四歲至四歲運氣不佳，那時惡棍的老子，給人家做長工呢！當差的哥還未得時。他媽媽縫窮。自己撿長糞、挑苦菜賣呢！老爺又說他有一個並肩王的造化。他想著：康熙皇帝萬年後，千歲爺坐了殿，他哥哥把他帶進去；千歲爺要一喜，就許封了他個王位。哪知賢臣是個啞謎：說他不久便要過刀，乃是亡故之詞。閒言不表。且說惡人羅似虎被施公幾句奉承話，眉開眼笑，心裡甚歡喜，有放賢臣之意。不知究竟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